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一卷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祭大資政李公文

祭左丞梁公文

祭端明蘇公文

祭郭大夫文

亳州祭土地神文



祭大孤山女郎文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祭告舜廟文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卜居金鄉祭神文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修井祭告文

新居鑿井告神文

上梁祭土地文

祭西宅旅瘞文

祭西園旅瘞文

祭戴氏地旅瘞文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謁文宣王廟文

謁諸廟文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著作局敕祭文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
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禮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祖考特進吏部尚書
晁公祖妣河間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
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修墓夫既反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
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修
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
禮等以祥符大墓土痺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
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揆神情不
得安將遷匱任城魚山吉卜且我祖考妣之子孫
往者皆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歲事抑族墳亦
禮也以人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
古不修墓之訓爲輕而伸泫然流涕之思爲重雜
然相怨令月吉日奉柩以東我祖考妣實惠聽之
不震不驚往安于行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畱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
跡之熄詩亾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
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
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賣國斯迺燔書韓非
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殘

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
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爲書準易易不可
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纔一韓愈躒魏踵漢侵尋
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壞儒偉士軼古竝肩公
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
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
修此公餘事粵有大猷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
上儻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
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

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晝靜纍纍士復惟古良
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
龍蛇正月巳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
之管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堅附夷
千里爲輕顧慙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祗增其
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衆人知惟不
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憇遺而喪宗工胡
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
安陽之吉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于

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致祭於故資政左丞梁公十四丈之靈
曰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
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正
字祕書公由太常擢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峙
休旬杖屨從公宴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
行羣邪覘消德高來讒亦不旋踵豈公獨傷邦國

之痛自管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爲之人其謂何臧
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碑不琢
無以圖徽尚曰萬里以丹旄歸埋光百年一旦射
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饗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
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
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

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
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
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爲國魚不脫淵雖微不
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旦暮秦漢而還輕失
此學徒旣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
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
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
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
命仁以之賈世薦生蘇公干櫓聖門跽韓躡馬匪

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
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
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窳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
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躡阜踰堆竭
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息
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
存有不得已文迺其藩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
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嬉惟管人賢事
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迺孝移

如麟如鳳胡可僞爲嗚呼哀哉旣曰仁賢宜貴宜
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
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
謂可教剔垢求光顧惟冥頑汙未聞道愧負公語
以無成老窮秋計至沈痛剗腸扁舟東泛道哭公
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
哀哉尚饗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
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平生出處參
辰超忽廉平爲吏自管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
遭患來南邈廻千里偶公倦遊亦歸臥里斬然在
疚閉戶薰心我不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洩爲公
一語不知何爲傾蓋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
千載語則猶竝年爲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
龜玉毀破驚呼往弔雪涕霑胸尚想霜髯老鶴孤
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爲僚橫經

泮水頃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
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
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道者
沒乃爲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譬諸人間則有
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之以罪來此行將解
去顧其疎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

不害物神用臨之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
不作用此薦誠匪曰祈也以爲報也尚饗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
晁補之謹以絲網碧屨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
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
而爲權臣所憎陷以朋黨于歲己卯竄諸靈山季
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神幄陳詞靡它神賜吉占
曰歸甚邇偶讀舊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爲買絲

履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畱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
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
神若茲盼饗有聞而非夢寐旋上千越湍流迅奔
常所玩穿金山草履前夕墮瀨旦乃覺之去百里
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
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爲神作茲彩絢縵純俟
我歸日荅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
雖菲而誠尚靳他時爲記若贊敘之本末警彼聾
頑名非淫訛靈實烜赫尚饗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
告于至聖文宣王曰管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
乘馬矜而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
其志而取償魯連猶知以爲商賈之事而榮乃以
是矜其門人陋哉補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
不稱祿負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
稽古不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故擇日而薦誠尚
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
管内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
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沈諸河敬告祭於河
伯之神曰蒲之爲邦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
河出龍門勃怒箭駛以經其郭於此爲梁謂之蒲
津則民之畏神威懷神惠舊矣迺潦集梁絕往來
者病于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
而乞憐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

哉今有司庀具告橋可復用徼福于神庶神許之
無搖其成吏免于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亦飲食
百世尚饗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
管内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
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祭于帝舜之神
曰禹治洪水功施於河爲多迄今河濱濟者呼禹
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絕病濟有

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其職俾無壞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饗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匱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咎徼福于諸明神惟是畚鍤窳窳之事大懼瀆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今免

喪矣尚以誠心薦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尚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襄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無以詔後人慰諸孤迺故南陽守杜侯紘實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惟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爲壁限之望者日至而無求於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庠而嚴吉日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煙雲之觀復績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覲神以爲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豬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於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綫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爲齊民迺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閩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慙於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

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涑之東尚以休老而
芘其孥雖曰五畷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
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覬厥躬光大
惟寢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
鑒助茲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鍤無
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日還
神之舍將加塗墍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神終相

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于此惟井因舊而歲久且
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
復之尚懼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悔用以誠告
惟神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壤而無井飲民棄已
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戶而求水則亦病矣吉日丁

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謁于神神惠聽之假方
仗土俾列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勿幕以仁
四鄰神之休如并不匱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晁補
之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補之自
郊坰改宅邑廛既告於神矣以日之吉架梁于其
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
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遣私從趙采芝以楮幣酒
食之奠致祭于縣牛驢街東西地內無主骸骨之
靈曰補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眷言爾
曹僑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糝亦各
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如
超然去之亦汝所樂况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
漏澤時惟新政往卽爽塏我非不恩尚饗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圃旅殯之靈曰聞諸往記世人所以多責過疾癘困畏不如欲者皆緣冢訴夫盜破冢取貲與好事者利冢中玩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是而冢訴能崇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斂具而藏之又爲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

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餅餌之奠告於北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賤葬不具禮掩坎窞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朝廷闢漏澤園徧於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爲詞以曉之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祕閣校理通判

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某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
嬪于黃黃江左賢雍雍睦睦閭內之儀不見夫人
視其諸兒補之頃歲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今按理
君輔我以仁挽之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
按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如母姒娣吾親顧語惟
愚補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
聯驂竝室笑語宴衍入拜夫人謝臥疾久扁舟來
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旌
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爲
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十一二且他邦之轉徙
廩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飢疫吏
何以爲吏民何以爲民神食於其土吏可罰民不
可窮也何爲使至於此極哉顧吏無辭以謁於神

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洒之尚饗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蓋更守四郡矣才出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不給盥洗登降有覲其顏語不云乎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雞鳴而起坐堂對吏旦旦設施皆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安敢愾哉故因視事撰日以告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於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於神哉恭薦菲詞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旣窳窳及吉卜而誅行琢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

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爲銘詩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埏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著作局敕祭某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爲國威重宜膺介福奄及淪亾爾惟虎臣予用震悼衷終有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于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月之吉闕神有期視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泯歆此寵榮嗚呼哀哉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若絕而通人之戚休天實與同國之方興視所生賢天將啓之推往引還有煒其初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

大興嗚呼公乎令德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
堂數公如鳳如麟秉義正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
視功何如俾羣疑安爲萬世圖方冬互陰公對延
和帝指公言天意做予堯言民誦民聞子來使民
戴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畱安去懷黃
霸寇恂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詘信惟道枉直
心廣體胖不泰而康公不爲名耆老益光二聖當
天問於遺訓凡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遠
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羣議東之民

洵洵憂裹糧坐堤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踵聞
詔休役屯此豈人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
席埃忠與勳謂公帝圖公計奄聞兩宮悼驚悲逮
庶氓况於某等位皆近臣承顏接語周旋咎時咨
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輜送公還里壽貴有聞
公于何悔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二卷

傳行狀

張洞傳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杜君行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行狀

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
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
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
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詞甚敏未冠
曄然有聲於同列間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
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

野服集 一
盱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
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
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
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旣而投杖夫婦相
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
極法知州事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
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卽稱疾不
出不得已讞於朝衆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
興軍奏管句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

時豪俊名士而尤溪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
殊畱守西京復奏知司錄司殊晚節驟用刑幕府
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而當
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而洞亦自以不負
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叅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
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
下戶口日蕃民去爲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
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
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

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諡執中榮靈其孫訴於朝詔孫抃等復議廼改曰恭洞復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得罪廢近臣屢以爲言后既沒上亦悔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

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爲知經

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
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
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
疆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
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虜中至謂之
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虜可入
之道兵守多缺虜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
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
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沈默爲德而於事

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
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
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
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卽位轉度支員
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
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
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
望大臣咸以爲言遂聽政差攷試開封進士旣罷
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

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也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

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此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疋輸洞命計尺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旣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棗州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

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
教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
二日也年四十九爲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
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
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
有遠謀其士大夫文學彬彬皆可與有爲如仲通
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
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
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蓋遺之

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
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
爲高慷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爲招名而近禍苟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
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鄆城縣人諱堯臣尚書
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

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生警異重厚不類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詩句戲之卽能爲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爲郊社齋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族父沒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

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卽自請往衆猶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卑且幼毅然而起陳義甚高衆慙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第卽捨去調曹州棗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期還改泉州司法叅軍舶商歲再至一舶連二十

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
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關詠與公不買一毫
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
免官且檄叅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
其解居詠卒得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爲河中府
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荆公異
之卽日召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爲大
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荆公旣奇其才數與論天
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祿寺丞充審刑詳

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句樞密院宣敕等庫或
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刑代死刑之輕者公言
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
畏死若但刑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
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疎敕密律從軍征討而亡
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
及它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
稍附律疎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後
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

配非國寵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賈而捍鬪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達管句秦鳳沿邊安撫司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卽授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心危之會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

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爲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爲提舉三司會計司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年復入爲刪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德郎爲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發姦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舛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倪泛曰某有罪某知情官不識所鞠之因囚不省見逮之故若

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
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吏操事白官
官曰如此乎則以爲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
某欲追某欲鞫某欲釋則隨而判曰某追某鞫某
釋上下猜質嚴於合券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
牘卽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
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
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
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貿溫泉

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
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
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爲土
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沒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
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
都稅院欄頭甲給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
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
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
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揚汲

貳呂孝廉以爲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
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畱守洛奏爲神宗
山陵司句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
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
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
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
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
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
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

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
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洛州水浸城且壞
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
急修捍則稱當稟外丞暨關外丞則執不可此由
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
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
河南北爲二城北爲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
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
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

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
爲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
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
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
且仍舊朝廷淡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租免女
聽編民通婚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言入貲
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爲官戶蓋嫌其逃賦役困平
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國媼自召商較財弊僅同
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牢而食者爲夫婦非

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召爲尚書刑部
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御史復論
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邴人於是
利害陳請惟恐阻闕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
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
恐淡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爲忠厚昏暴病
民非賊污皆一切容養此爲害之大者復論御史
呂銜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
其爲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爲尚書右司郎中尋知

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
爲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
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
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
且仍舊朝廷淡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租免女
聽編民通婚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言入貲
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爲官戶蓋嫌其逃賦役困平
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國媼自召商較財弊僅同
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牢而食者爲夫婦非

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召爲尚書刑部
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御史復論
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邴人於是
利害陳請惟恐阻闕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
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
恐淡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爲忠厚昏暴病
民非賊污皆一切容養此爲害之大者復論御史
呂銜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
其爲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爲尚書右司郎中尋知

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
賜服金紫關隴控邊務繁公計度不勞閱牒訴立
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矣時方患陝
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
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
腳稅朝至國夕爲錢旣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
非以兩時至則鈔歸兼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畱
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爲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
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弊平不行攝帥平

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謹舞旣去遮畱不得行歸
朝爲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爲光祿卿擢權兵部侍
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知汝州謝不能遂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
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没于潁昌府之私第卽其年
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臨黃村
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
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
子開承務郎欽鹵舉進士欽鹵蚤卒三女長適瀛

洲防禦推官知益州錄事叅軍馬希說次適承議
郎充祕閣校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
八人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
爲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
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爲凶葬不禁外
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
議禮官亦不行爲人忠恕不欺恬澹寡者欲學問
以誠身爲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
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

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高
明彊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
於菲薄猶恐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慙不足
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侮此其
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
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
吝爲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大不撓清而容物似陸
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
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黃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

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所述公大節多嘗聞于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則有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親不愧也謹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公薨計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官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祉袞褫考次

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謹按李氏系出皋陶唐虞之際皋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王暲暲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夫人贈太師冀國公草考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

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目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叅軍內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

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郟行縣取公文藁讀卽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霽京師叵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

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比者陳鄧許毫飢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使出於它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其彊力遍爲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

無以爲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公以和川考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辭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揆曰何不以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願待之揆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以親抑之旣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

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試神宗皇帝
內出孟子爲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
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
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叅知政事韓絳攝事客
去畱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
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卽奏公掌機密文字就遷
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
名宣敕或畱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爲請務信且速
潞國公文彥博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

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
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
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爲奴婢絳從之絳之貶
也公尚以中允爲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
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
人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
傳淮海爲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患之遷
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
爲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敘韓琦事甚典

麗良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
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
言枷涼牢寒則窒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
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
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放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
言其不可執政復擬它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
清臣可旣對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
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歷
選舉等志文覈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

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
南者上之會郭逵秦大軍已至桄榔村上以語近
臣頗不能知上曰桄榔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
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
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頗息通洽
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其說矣無
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
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爲來哉俄呼曰傳宣李
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

人者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卽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蓋載訪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古先述作之義窮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愈

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視獄不專詔曰稽叅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灑匪奇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旣進上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旣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

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命近臣草荅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荅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佺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佺麻異姓

而王非例也爲朕述此意其寵異於它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叅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

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
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
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卽以德行政事文學
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
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
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賊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
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賊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
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
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
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
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
自有子然須坐箔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
鼎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爲皇太
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
卽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
左丞時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

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絕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糶食者所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爲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

畿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効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生祠召還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欒鄆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忿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

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它館懇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

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敕榜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輿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公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公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等貶荆湖間踰年應基敘公令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

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駁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旣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廼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母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

因爲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畱中不出渭又請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卽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爲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廼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

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爲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爲春詞詞甚美却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蓋公所生弟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卽其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

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禕而顧子祥曰速辦速辦問曰蚤莫或報申時矣卽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勳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爲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

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
 記覽文章為餘事尤蚤為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
 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為
 式既知制誥為史官代言之體敘事之法高文典
 冊瓌雄雅奧擘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
 省闈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
 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蓋多至數十百
 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
 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

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
 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
 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
 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
 次禱承務郎三未名而亾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
 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
 邁承奉郎次承邁承務郎次承造未仕孫女五人
 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
 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鑿二

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郫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錄事參軍曾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祕書丞郡牧判官考也祕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爲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爲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祕書君以

郡牧判官沒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爲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爲天資近禮其婦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世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不違衣服飲食無華好內外言不交于闔非晨昏定省祭祀享飪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奴娣曰是宜爲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涖官有聲

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
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
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蓋急人之難如此
近祕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匱自
江上歸無兼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
有之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溫克如始嫁婦盛暑未
嘗絺綌對子孫如賓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
說滋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
於京師享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

封壽安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
端義奉議郎監在京粳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寧
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叅
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適前衢州開
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
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
節度判官聽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
忱而適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

三人蓋天人之福祿備矣諸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濟州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且乞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人之行補之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閨門告後人者如右謹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三卷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鄧先生墓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文同對蝦咬水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

太子少保文元公會祖也給事中叅知政事文莊

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諡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

員外郎祕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胄

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為叅佐

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

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

就下驟耳行遠于將立斷無冝察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感類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蓋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陞紙窮顧相詫曰盡

識此可以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母潁川夫人孝重去左右

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閑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邪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滌間善爲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敘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

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透
迤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
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爲氣完而守
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睢盱一二諄詠之嗚呼
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潁川夫人
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力旣失夫人養已得疾
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
玉類李將軍旣困負其才能數與虜角忘意於無
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

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
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
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爲開封晁大
受也或竊語以爲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
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
獨處趨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
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
人有中道若伯夷桺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
清則和爲不恭從桺下惠之和則清爲隘然二子

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誦臣
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
長短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
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
簿博野又爲保德軍掾洛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
爲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
意於爲吏管魯肅論龐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
後人固不當求之耒陽之間至其言克涪作樂非
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

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
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
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川夫人爲晁氏婦
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
善士貫之已得科名爲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
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
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淡者孰與兄願爲文表旌
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爲

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
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
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爲不朽系曰
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
尺當物之一乃若傳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於列
星之光何必傳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
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
昌嗚呼居士世人以爲狂自謂我非狂旣隕于霜
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

耀而不亾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
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歛見府君
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旣坐神色翛然如平生
問何之曰今爲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
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
言也將行有二紫衣畱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
何不卽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

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爲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以爲神然府君宦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震於靈響其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歲時野祭尚足以慰吾人之思迺敘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里冠冕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子實爲文表諸其阡上補之曰諾府君諱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也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

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子非預人事者也曾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不仕大父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昇者府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爲太原府司理叅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死者猶感泣語家人曰楊叅軍遇我盡今且死尚

當爲楊叅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
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爲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
嘗薦其錄事叅軍張革等數人革呼同列詣千之
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爲愧千之踧踖曰
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沂州防禦判官歲大
飢盜蠱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殺
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諭首減所全
者衆狂人李逢聚亾命淘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
時發而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

行其家河決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登
場事未畢民有舟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君盡棄
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
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曰楊府君生我上纂
極復爲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於此故恩不及
考妣今往幸滿歲得休官追榮丘墓不憾矣無幾
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年亦
卒子三人涓滌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興未艾
也其沒後數年嘗有羣盜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

犯楊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蓋府君不特生爲善人恬而沒爲小人懼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也其詳猶具於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不知而天知之天之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所居以爲民命是謂不泯其動於怪異亦時以勸善而警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沒豈其欺尚曰吾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
生無職於爾土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爾土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疇

於人而侔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
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
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
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霑几鼓淵淵兮舞侯
祀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息侯行不
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
民之息

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

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
迺素隱無述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蓀矣
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
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
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
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
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挾俗壞故范曄因固論
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
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

異於是管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
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
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
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
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
屨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
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
頽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
愛幼者以孝悌屢里工駟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

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起身結
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收集蒲柳翦然下窺
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
出吳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管聞河上公
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
實事也又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
種執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
韶爲上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
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之歸有詩三百篇

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
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
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村
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
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亾一夕過所
與遊呂奐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
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
子呂怛寤馳候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
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於此不昧者系

曰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不
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四卷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

文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為祥卿雲景星降而在

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為衮衮生才

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

於是時海運鵬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

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

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

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歷三省闡小心長慮白
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躓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
惟君舟之柔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
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
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卜
紹聖三年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
呂村之原諸孤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畏人

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君
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懼
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孤尚識之迺相與
諉公之壻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敘
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
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卑且不肖
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墜于地則誅且稱諱
亦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
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

太師中書令諡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祿大
夫諱某父也光祿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
陽郡夫人而公南安出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
德事真宗爲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
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卽以才稱故宰相
王公珪爲三司判官亟薦之再監鄧州酒歷評事
光祿大理丞撤酤區複牆鈎檢出入摘其積年奸
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爲縣矣
而以南陽夫人隨季官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

得圭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
稅淮溢浸城且壞守以下皆築城捍淮公力居多
以勞選通判憲州州近塞守武臣喜爭公獨與歡
而於事未始屈凡金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爲辨
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
贊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監店
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州改朝散朝
請大夫民有僞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齋供武當
山飢僧所過邀饋犒初謁見公公卽知其欺語吏

隨至館捕之得僞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
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句鴻慶宮監東嶽
南嶽廟皆寓濰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
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爲
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
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順子使人之意也消補之
不能名順子何如人而對公未語胸中之膠擾者
已定譬諸飲冰內熱立解順塗而往知古人之所
以近於道者必有在也享年六十有八娶張氏崇

德縣君男端弼登進士弟朝請郎端介宣德郎端
修太平令端粹虞城尉端厚假承務郎女長適王
仲博狀公行者也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
適羅田尉高道華次適相州錄事參軍高公秉孫
十人曰資之登進士弟相州司理參軍順之完之
頌之葵之述之疑之頡之執之慙之未仕曾孫一
人曰公紹公少孤事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
所難能者爲人忠信平夷寬裕不矜伐趨事靜以
敏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賙之恐不足

其罷均州尚彊卽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爲慮尤不
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晉文
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
傾人售進其晚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
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蓋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歿
凡三十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爲積善之
報云銘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僞者幾得之其嗜
欲淡者其天機淺鷗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

生世役役沒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
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沒無責於幽其安者
神粵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後之人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

墓誌銘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蓋
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
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
陵爲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

卒生子恂爲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儉不
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
鍾其慶于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開警內剛而外和
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薰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
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疊疊不可窮以待讀
任爲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今改
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
嘗知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亳定二州擢石塘
催綱都水句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

平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化州竝海亡城郭歲
賦竹葦爲藩颶風至飄卷爲虛居者不安民疲于
賦且土疏不可城君奏乞庫錢百萬陶甃城之歲
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爲式宣徽馮公京守亳
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爲一二裁處而陰推其意於
守若不自已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臣尚威
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者
有害于理戾于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
公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

遷公曰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爲獨不求對河北前常平官庸人驚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省十七八諭州縣以法如此戶部反詆其不如法請罷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夫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廩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

焉尤爲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顏淵故後世之爲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爲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已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

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
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
問所乏賙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爲德也今公
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尚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
銘之耶則非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
其後昌有時

曰士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

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
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
爲祥符人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
擢高第位將相有勳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
國公諡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
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
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

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竄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

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衝卒苦於役作僞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旣不忍以要賞見其尪然誠苦於役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僞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于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旣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

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卽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竣報乃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卽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

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洛州使者以君權知洛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爲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歛

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
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
求閑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畱者以千
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賊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
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圯
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竄
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
如之人初以爲煩會明年谿大漲得壞而定人乃
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

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汭洙泗滿必大下因預爲
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猝不知所爲而君規
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城旣無虞而民賴以活萬
計璽詔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
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
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
不幸而自裕耶宴賓客爲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
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爲道驛而
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

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時方六十一上卽
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爲人清慎退
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
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旣謝事作燕譽堂
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
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
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
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
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冲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
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
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藉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
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
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
其人不亾在其後子孫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
君高氏諱旦字子明其先真定府元氏人有諱化
者事昭陵爲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諡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
衛上將軍恭壯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
贈左武衛上將軍而君亦幼用恭壯蔭爲左侍禁
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武名自力讀書爲文辭
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常寺奉禮郎未幾
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竝郭有渚水歲比溺
人人以爲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惑而其患除簽
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殘人以母篤疾應減死守宋
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繇

此知君累遷光祿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
城人不知學爲興庠序教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
治至比歲無死罪囚年飢勸鄉豪貸貧人粟約秋
償之人相率赴令累遷祕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荆
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
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議擇丞上曰高且可
旣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同列旋以讒去
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使求請銀
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爲首者喻使去事聞

安撫使檄治之君爲言衆不可驚卒論爲首者而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荆南嘗論役法非是不報至是復譔成德軍役法上之又報然朝廷卒改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爲人孝弟恭寬敏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爲室成指其翼曰是却三寸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治平間言契

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邊功以竢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如倣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教以戰其計皆深遠爲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以矣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內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華茂華冲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歸蔡州錄事參軍張紱餘在室諸孤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封縣大邊村之原

補之先君於君爲同年進士而王夫人晁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奮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粵有功在人自管恭壯上浚都之南曰考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樅柏之美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君石氏諱輅字君棨濮州范縣人也曾祖諱溫祖諱文舉皆不仕考諱崧益州司理叅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

之曰汝當以文顯卽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梯屋就月視書無幾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縣負海民習爲奸利君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中夏英公經略西邊奏掌永興書記管句機宜文字方元昊叛君時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敕薦改著作佐郎賊圍鎮戎急後騎日益諸將以謂利疾戰且深入牽其勢君起席末言曰賊鋒銳未可大將葛懷敏怒曰兵因敵而制勝石君安能逆知往

先馳之軍盡沒或走入塞者猶道懷敏臨死而悔
曰坐以書生待石君至此君既從軍母老與諸子
安土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
因督送軍衣京東間從范縣過問母或欲以事疵
帥者擿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崑山縣
事簽書陳州判官通判綿州邛州事會嘉祐間朝
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
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計數十年或置或罷君
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

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
擢知真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
議鹽事以便宜措置虔十邑綿地千里民狡善訟
文案如山守堇堇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
獄爲空以疾求北歸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
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熙
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二自佐著作九遷
爲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爵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子伯宗

古內黃尉仲宗彝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宗壽揚州錄事叅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蠱者也君少孤事兄悌遇族人恩嘗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十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塲鄉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聞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不能壽貴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此有餘小人無知惟彼不足聖賢有之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權判北京畱司御史臺韓公壽之夫人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詰之女夫人幼警惠嘗閱白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奭異之韓公未冠舉進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歸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盛歲時集會內外命婦十數環坐綺紈曄然夫人以儒者妻在末座衣無

績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舅苦風痺侍疾
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任寢顯
再封夫人潁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祿美矣
而不幸感疾卒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
十有六初夫人未笄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
曰無苦旣而遂瘳晚尤燕靜將沒無戚容曰生必
有終也韓公後貴爲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潁川
郡君又追封文安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
于衛州汲縣招賢鄉之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

師宣德郎祇嚴瀛洲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
軍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
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
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鏘鏘見異其兄匪惟其
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舅曰
孝我夫曰匪予予妻助我燕及其子以惠宗人曰
夫人慈于我有恩凡民有生莫愛惟死死能不憂
男子之美我爲此詩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

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龐氏紹聖二年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酉祔于彭城白鶴之呂柵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澤令師道以書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高郵秦觀嘗銘矣不克葬今舉夫人以祔惟子實銘吾母補之曰唯龐氏單州成武人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潁國莊敏公籍忠厚有謀功在王室夫人孝

也妣邊氏秀國夫人初潁公從其考魏公格宦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潁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徙封郡皆潁公恩也三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中府司錄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舜民今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有文恥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遊者拔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

其行聞于天子而官之乃以亳州司戶參軍教授其州又教授頻州既迎夫人還自潁已疾病夜次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橐出芒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沒且瞑西向臥諷彌陀不絕口亦異矣爲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于不嫁稱師聚徒傳一世以爲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賢以業羣弟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非而甘不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

易以大家子爲此而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爲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
難而裕惟龐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
以移志我銘夫人以媿世之士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丞以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遠日歸柩魚山祔舒州府君之兆問吉于史史曰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觸禁無有後

懃先是太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卒太僕泣語補之曰管我不天先君棄諸孤諸孤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者實葉夫人予助將并舉其器於魚山諸父咸曰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縉雲徙錢唐有諱駿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叅軍以卒贈光祿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老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祿歿時夫人未笄事母萬年縣太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資慧淑纂

組音樂凡女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太僕少有高材篤學不遑暇家事夫人躬儉菲以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賓客故太僕得一意于業遂中甲科成令名壽安蚤多疾夫人侍側不以勞苦懈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笑語如平時竟以歿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子損之臨之晉之渙之一女未嫁聞之卑不誅尊然婦人無外事非其家人孰信故粗誤所知以成太僕之志而慰其子之思太僕兄弟伯仲叔季以仁義禮智

四端名皆冠以端太僕伯也因使後有攷云銘曰
蕙蔭可充幃誰使有此丰也椅梓則爲器物各求
所同也錡釜以湘之又甚宜其宗也副筭其妾佗
獨不見此容也魚山兮岑岑屬縵兮及淡松爲城
兮石馬吾宮旁兮藥者下作好歌兮以謂來者爲
可窮兮如此大野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沈厚尚氣節旣
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叅軍開封縣尉王畿

賦省民墮不力稽急則椎埋爲姦利君行野必喻
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錄
事叅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潞公爲轉
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
摘案謂守曰此爲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
狀議其不可會潞公至視之驚曰微推官民死無
訴矣吾知人不繆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昊擾邊
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綏御甚
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遇寇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

理寺丞知冤胸縣事就差知藤州遷太子中書藤
夷獠吏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決君因其俗爲
條理民大悅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
雷澤歲苦水田不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
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兗州又簽書永康
軍判官遷比部知軍悍不卹事成兵以糧惡譟營
中欲爲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倉儲惡非知軍
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
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

執送知軍斬之遷駕部潞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
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麴院且用之會疾
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爲人質厚不苟
合旣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稱其
長者焉娶劉氏封某縣君二子希罕罕舉進士中
第左宣德郎知某縣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
戶參軍丕亘至皆學問自立罕以君嘗官于兗而
樂之兗人又思君不忘旣卜居矣乃奉君之匱以
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鄉壇山之陰

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罕宜補之場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既以聞世豈不昌視子若孫生樂其土死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李君嗚呼雖亾不其存

合類詩選對世... 賈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五卷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穆氏墓誌銘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錢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

魏君墓誌銘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知涉縣閻君墓誌銘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前達州司理參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爲銘補之泣曰姊爲女與婦以德稱以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姊懼不知雖然爲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

曾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弟二女也先君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鼂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爲鼂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鼂氏皆自謂子朝後事見裴駟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蓋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廷鼂氏始太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慝自少不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辨先君曰是女姿靜甚名之曰靜姊若妹則皆

以靜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靜必衆爲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婦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沈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疏間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爲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夫人輒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可不愧故窮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

君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蘊舉進士好文自立曰繁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駒次卒次幼銘曰葉宗有社姊不逢其社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子

穆氏墓誌銘

故丹陽進士吳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曾祖諱彥璋以閤門祗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爲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

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惠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吳君二十有八而吳君沒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飾顧其子敏修始六歲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沒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吾用爲吾母女自爾屏不與嫺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而吳氏尚饒於資敏修之諸父求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旣教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問覽書傳至陰陽數術無不摠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

修潔稱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爲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懷思不忘因歎曰生女不生男管人以爲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爲矣迺迎丁氏舍吳氏旨甘定省無違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

之銘敏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會翰林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益熟其爲人彥達學問不苟徇世好爲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興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嫠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美其嬪于吳氏吳氏復無祉嫠亦不失義以訓子于理吳氏且復起嗚呼賢矣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爲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寤日夜不懈家事無鄙辱必身任之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已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弟六女也少淑慎敏於女工吾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天無幾何其

幼子又夭而好問已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爲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絕聲鄰里過者爲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天吾憐其用力無所就其心可悲也汝爲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悲補之曰諾旣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敘好問之志爲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

此邦之祖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漣兮瀦爲野
之瀾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嬗幼里兒兮長
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羽成而飛兮忽墮地其不
舉無婦以哭夫兮况欲卹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
非而親戚孰憐爾騏驥也而不以繼絺繡也襃而
幽之室視其藏不爲碧兮爲楸柏之實霜萃兮木
萎春風至今兮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慟
兮畏而子聞之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吳越至歸本朝其子
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
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
曾孫保靜軍節度觀察畱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
濟之孫而中大夫諱睽之子也以父任爲太廟齋
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行法不擾改大理丞擢
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豐五年三月丁酉
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亦卒二子諱
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應

天府楚丘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耐其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兄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士博達疆力所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摧場火者衆相傳虜至守陴警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儉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陴君提舉糧草虜縱抄輸者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要要害郡朝廷方以此覲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旣悲君不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爲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匿負販鑑山石衮龍儼奮八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絕獻宋龍興致其版愛生人流斯善將及相卿士衍自忠懿胙秦墟子保靜有旄旗粵其孫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謨令繁昌發跡初佐兩邦政有譽火邊市人驚郭饋靈武行者瘖克揜捕莫告劬秩通直五十殂夫人楊殞戚吁子諒詡儒冠裾女一人石氏夫歲丁卯月極涂十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元祐元年冬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環以書來曰環宜見未有間也今環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日至齊矣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今世之不及者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黃而澤以欺暗獲售者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補之去環不果來又七年補之還朝環復自商河以書來曰先大夫沒無以銘敢累子補之曰禮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

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辭常姬姓河內人君諱諤臣字彥輔其系蓋出於唐相國袞五代之亂猶仕不絕有檢校職方員外郎德方者始東徙棣州今爲商河人曾祖諱峻安丘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晝服事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

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
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
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投試拔書郎朝城縣尉
凡府遣其按督尉事尉皆禮荅至君不然乃故慢
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訴盜殺兄
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
頓感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
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卽自往捕而白現已
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鞠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

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籍莫知誰何一人持籥
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籥者其人惶
懼自露嘗爲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殺之
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
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
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
而不果者也改光祿丞知脩縣事民至終年不見
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
吏旣無所取民自謂今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

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爲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舊古邑城門塹深夏潦溺人君董夫河上婦以其羨工塞塹爲大道再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魃譌云龍母官迎致舍謹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繫庭下責以妖狀曰魃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母會卽日雨歲亦大稔監堦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賣買君獨謹大貨薪蘇魚鳥聽民賈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

算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爲常而課亦登堦口瀕江歲暴漲壞民廬君募工爲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叅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草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於君君謝不能而陰贊之政亦不弛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喬老舞文罪莫得畏君明摧斂

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爲浮屠州大稱
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飢君勞來甚恩
囹圄數空方議決積水繕城壁爲長利無幾何卒
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祿丞
易宣義郎七遷爲朝奉大夫勳騎都尉服五品娶
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珏瓛瓛璿前卒瓛仲瓛季也
瓛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瓛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
社齋郎女婦左侍禁俞渙瓛等卜以建中靖國元
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

堂耐君爲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
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吾所力
能者吾不用耳遇人貴賤殊絕無低昂親疎意然
未嘗一言求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摯左丞梁公
燾皆嘗遣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
召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黃履君方知爲二公
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爲陛下用矣因罷去其
爲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
世間爲文字如其說千言立成無畱礙其亾不亂

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
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
受羣邪爲夫莫知而議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蚩蚩皆以事爲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
民榮之去其本絕馳反而觀內夫世安足爲捨所
爲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
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爲蛻猗歟大夫
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

君墓誌銘

余頃爲澶州司戶叅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
相與語甚歡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趨廡閉
戶去庭中虛無人風至葉翻然墮有鳥集其庭旁
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爲能後予教授北
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遠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
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淡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
葬無以銘爲之出涕敘其語歸之君諱通字擇之
族魏氏世家平原曾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

生五歲能誦書日數千言十四歲以尚書中第爲
壽州壽春滄州清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
官擢大理丞知武強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
兼知清豐縣改通直郎蓋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
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爲廉
其在廣安門卒殺犯關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
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爲平於清池離石如壽春
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
之君不屈迺更知君人以爲直其在武強德清號

難治獨從容不迫其治長於發姦而愛平民故民
樂之當路者以爲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君卒元
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爲人短
小鳶肩面黧黑目視有光眉間骨隱起異於人喜
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賙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
男子泳洙澗泗蚤卒澗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
葬于安德縣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
尉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丘曾祖諱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爲汜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內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邊功考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毅公渙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豬兒凶悍數犯法以氣蓋其里人君

攝邑事召豬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不汝容于里豬兒卒改行爲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以牛訴于君君曰汝何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爲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召語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攜鋪往何用也君默然遽索兄屋間得其鋪皿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廣州右司理叅軍經

略使與轉運使爭私忿數牽制州獄君務平反兩
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得
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
兼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巡檢能禍福人所至輒
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爲出錢米委積君遇于路
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
夫人在北未嘗亾息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
吾老不遇侶蟲虵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
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
士餘二人天女六人皆天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
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爲銘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之爲王姑義
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兮以武名死一尉兮海之濱謂我非南人
兮兒夷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於
高其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爲望姓而君

世家符離符離蓋廣陵高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觀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而符離之高始大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爲試將作監主簿十歲能自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

戶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圭豪舉役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俱徙嘉興永嘉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戶靳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嗇其入杖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豪華亭戶欺詐田已穫而撥其芟引水沒之歲比訴菑吏不能察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爲十等號參相驗欺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吳安世黷貨私諉令市竹君

語令母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之君曰前戒君母受而告之可愧今狼狽卒自露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錄事轉運使陳倩與監如皋酒侍禁方曖者仇也入境卽以疑似逮務胥屬君訊鞫必欲造曖事莫脫者君明曖無它倩怒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鄆縣事以親老不行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淮道吏窘將迎隳事而君優游辦治過者亦皆滿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喻或戒敕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爲得盡邑子李南夫與其兄鬪兄告欲害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誠可論使人曰弟緣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悟丐不問因爲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笞其子婦婦雉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白守疆君往君卽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至則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鹽轉運使黃隱初獻

言濬之隱愛公家費欲姑調楚海及高郵九縣夫且促其期君曰凡土工人日竭力爲方且深丈不可加也頃龜山爲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足今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爲日長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溫卿爲使因求民私出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溫卿怒欲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爲七空轉奉議郎服五品勳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科院復以親疾不行元符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

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掌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澈湍洩皆舉進士彊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行君爲人和厚潔廉好書不倦爲文尚理然所得多用以爲詩至其精於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朝議藥經時不解衣旣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哀也已渾等卽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蘄縣蘄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耐而湍狀君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童子而厲已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已一官而

盡已居所施如此使爲大可知已抑雲者爲雨或
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
非命耶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陝衝難守臣
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廼以公知華州事屬
歲不登米斛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
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糴糴者踵入老幼癯寡皆
得食所活以萬計民頌其惠事聞朝廷詔使者閱

實使者奏如民言卽召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廼
以知兗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補之家世舊來請
銘廼序之曰公梁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
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魏國公會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學
士諱顥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
妣閻氏唐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諡莊肅考也妣任氏越
國太夫人自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真宗時舉進

士皆第一而莊肅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閎閱冠于山東而公幼警異無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爲祕書省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墜其世科爲恨丞相經畧秦州奏書寫機宜文字逮帥雍帥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靜爲鈐轄不法頗陰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靜事尚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廼更知公丞相當

國公每入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以屬公亦絕口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品勳上騎都尉矣丞相歸印紱臥汶復丐公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旣除不忍去墳墓守邵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軍節度判官民吳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守郭公達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廼如其請吳

氏畫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從杖州僚希使者旨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力竟以減論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澶州事詔塞曹村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委公剗決河上分郡事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澶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邊至是朝廷又委公計置力爲多丁越國憂哀毀墜絕族人索棺食具意公從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朝改朝散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選通判永興軍事

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數矣使者陰諭指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卽詣中軍言之初猶不從爭久廼定夫賴以還者衆鄜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百緡使者屬公治蒼舒雅爲當路信猶簧鼓自辯解使者反疑焉公不爲搖竟坐贓去自是寢益有聲上卽位由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爲神宗山陵專甸司自塞決河督軍饟有功逮此三應賞格各減課

二皆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洛州事洛近
漳城庫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藉守以罪去累
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靈潦民相恐欲潰去公
出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
惑衆規利者斬旣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
郭郭南激則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卽開王家
灣走水南陂城用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
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北荐飢詔御史巡撫至洛
州民擁其馬言守不卹民困願得前守活民御史

問前守爲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因遣洛人皆就
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閉糴粟出
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課優
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
頒祿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
如元豐時虜使王遵義等入覲公出郊勞遵義意
公不服金帶禮薄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者蕃服
不可改也相持踰再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諭在

華時鄜延修城調七州保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
召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旬浹之役近在邊
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政尚嚴以抑
疆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爲衰在兗時歎曰此先丞
相舊治且桑梓近吾能無恣然意乎爲霽威嚴人
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
八爲人開敏澁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遊官居事
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爲先嘗疏新
法十事達于利疚又奏乞計邊備講馬政編役書

皆詳辯時元豐末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
菲無聲妓之好遇宗黨誠且愛推丞相遺恩已子
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著令大臣後禁毋折
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諸子必以學問
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晚尤薄於
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時往來其間
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
于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誨
宣義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戶叅軍女長適

董正封承議郎次適鞏燾濠州定遠縣令次適王
堯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祇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循
祖幾祖未仕諸孤以其年七月巳酉葬公于須城
縣登庸鄉執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
肅乃暨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保定
開國又何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
用而微不瑕有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率祖
維其陟矣有陂者澤其水泱泱有汶斯原如其世

長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祿少卿諱
貽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
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
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卽以才稱初攝尉
下邳民有不事作業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
與民鬪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
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

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事已正衆大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爲衰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蓄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衛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益以爲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縣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弟五女而補之之弟三妹也子七人璩琮琰璘瑋

璿一未名三女幼卜以崇寧三年十一月甲子葬於鉅野縣黃澗鄉長直村之原璩來求銘君爲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瞻于文詞初喪比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與遊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先生爲矩範而不苟也故始仕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而君死矣銘曰

裹糧以期萬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斯繡爲衣

裳不就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五